

圆周视阈下的死亡与永恒

——解谜狄金森诗歌

丁怡萌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如谜语般艰涩难懂。诗中频频出现“圆周”意象,以此作为个体生命的终点和永恒的起点。分析圆周如何衔接有限与无限、探讨圆周内与外的辩证关系,从而建立一个以“圆周”为核心的体系,在时间维度上阐释、解谜狄金森诗歌,挖掘狄金森思想中一以贯之的脉络。

关键词:狄金森;圆周;死亡;永恒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34-06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如同谜语般晦涩难懂。^[1]早期研究者从宗教、死亡、自然等主题探讨,^[2]运用现代主义、^[3]意象主义、女性主义、超验主义等方法,或认为其主题模糊、有多重解读,或分析其意指的不确定性。^[4]这些研究大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进行解读,没有将诗人的思想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其诗歌“缺乏思考,不是理性客观的艺术”,^{[5]323-347}原本就不具备理性分析的可能。

圆是世界符号中最高的图象,循环是万物之源和世界的起点。“圆周(circumference)”是狄氏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狄金森在给导师希金森的信中也曾说,“我的事业就是寻找圆周”。^①Waggoner、^[6]Gribbin、^[7]郑淑娟、^[8]白锡汉^[9]等研究者都提到了“圆周”的重要性,以这一概念归纳狄氏诗歌的终极所指,确能包容众所纷纭的学说。诗人看似随意而无体系的感受体验中蕴涵着“圆周”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本文建立“时间圆周模型”,描述个体有限生命在宇宙永恒时间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切入点整理狄金森诗歌主题背后所隐藏的理性脉络。

一、时间圆周模型

死亡是经常出现在狄氏诗歌中的主题,是生

命至关重要的铰链。如果说个体空间上的死亡代表生命的终结,那么这个终点之后又是什么呢?

狄金森正是从死亡的视角来看待生命的,因为“死亡——好似一个高度——/将重新估价所有”。^②这是回顾一生的契机。她常常在诗中虚拟经历死亡又回归生命的感受,这其中藏着什么秘密呢?“当呼吸恢复,/只觉永恒开始围上来。/于是,我感知,似归客/那条线神奇的秘密!”感知死亡是永恒的涌来,环绕异国的海岸,而死而复生便成为归客。如此看来,时间与死亡的连接是解开狄氏诗歌谜团的关键,因为“时间的一——敬慕与轻蔑——/透过开放的坟墓——展现最公正的判决——”站在以坟墓为死亡意象的“高度”之上。时间的“敬慕”对着无限永恒,而“轻蔑”源自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依据狄氏诗歌绘出“时间圆周模型”(图1),后文以此为纲阐释众诗背后所隐藏的一条共同的思维脉络:

如图1所示,宇宙永恒时间远远超越个体生命的阈限,若将自然永恒时间视为一个两端无限延长的直线,个体生命便仅仅是截取在这条直线上的一节短短的线段。人从生命的起点开始都是在不断地走向那个死亡的终点,在这里,竖着一面“永恒的白旗”,既是生死的切点,又是永恒

收稿日期:2013-02-01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WY036);北京化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ZY1226)

作者简介:丁怡萌(1981-),女,浙江永康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dingyimeng@126.com

的起点。穿越白旗，当个体跌落到死亡的黑暗之中，宇宙永恒的时间却还在平稳地继续着，如死神架着马车不急不慢缓缓的步骤，载着每个人回顾童年、青年、暮年，一直送至坟墓，死神车子的“马头朝着永恒”。图中的圆不仅针对某个人的生命，而是描述整个人类生死的前赴后继，形成圆周，轮回不止。甚而，人类生命轮回的整体在宇宙永恒的时间之中依然只是微不足道的瞬间，以回应爱默生“自然聚合为球体 / 聚合为她所自豪的朝生暮死”，^{[10]279} 这便是死亡与圆周的关系。

图1中所标识的生命线段居于永恒直线之间，正如第721首诗所描述。狄金森站在时间的中央，用词语做成的手术刀，细细剖析自己短暂生命之外的永恒。

Behind Me—dips Eternity—
Before Me—Immortality—
Myself—the Term between—
在我身后——滴坠着永恒延伸——
在我身前——那是永垂不朽——
我自己的生命——居于中间——

此句犹如唐代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纵然二者所抒情感不尽相同，但诗人身处生前身后绵绵不绝永恒之中的位置却十分相似。是生命居于两个永恒之间，另有如第721首诗将新月的圆弧与圆周的漩涡一并涌入，映衬在苍穹尽头：

'Tis Miracle before Me—then—
'Tis Miracle behind—between—
A Crescent in the Sea—
With Midnight to the North of Her—
And Midnight to the South of Her—

And Maelstrom—in the Sky—
那是我身前的神迹——波涌——
那是神迹身后——当空——
海上新月般的圆弧——
拥于她北方的夜——
拥于她南方的夜——
舞漩涡——在天界——

本诗中的宗教术语与自然词汇同等有效，Behind 与 Before 以 B 为首押头韵，居于两侧，而 Miracle 与 Midnight 以 M 为首押头韵居中，实质就是 Me, Myself。布拉辛对此做出的解读是：

“神迹与午夜同指向环绕在 Term between 周围的不可知，Term between 是自我，也是词语的发源地与时间的坐标，它居于中，剖析、统领着整个系统，如诗人在中央将两端的永恒、奇迹和午夜共时拥有。”^{[11]173-187, 235-238} “圆”是人类力量和无垠宇宙相生相成，不断扩展认识的边界。诗人依赖着无穷的圆周和意识的无限延伸，超越生命的阈限，延展到了无边的永恒，与其诗歌一起成为不朽的许诺，获得永生。

二、圆周之上的前行与挣扎

生死的界限诉说着人的自我意识质变的状态与过程，诗人将向死亡迈进的过程和圆周的动态在诗中生动地表达出来：“我看不到路——苍穹被缝合—— / 我感到圆柱逼近—— / 地球翻转她的半球—— / 我触摸宇宙——”人在时间旅途中前行，地球翻转自身的球体，人被甩在边界之外。图1中的圆周不仅代表个体生命，也包括整体人类生死循环；不仅是空间上的地球，也是时间意义上的漩涡。当苍穹缝合起来，时间也窒息了。时间的“○”如同张着大口的“漩涡”，一天天，逼近，收紧汹涌的转轮，直至痛苦的抗争。它与人前进的方向恰恰相逆，这两个不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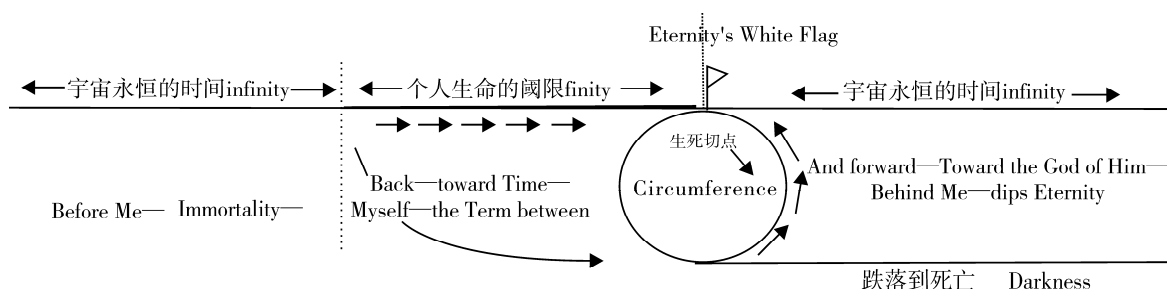


图1 时间圆周模型

向的力在生死切点上交汇,人停不下时间前进的脚步,只能铤而走险,被命运的定数推到了这个巨大的圆的边缘,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使人产生抗拒的力量,只能继续前行,而圆周向后回转,前进的脚步感觉到圆周“向后滑动”的力,诗人孤身战斗。最终精疲力竭,无法再抗争下去,被卷入死亡的黑暗中,进入了永恒:

And back it slid—and I alone—
A Speck upon a Ball—
Went out upon Circumference—
Beyond the Dip of Bell—
向后滑动——我孤独一人——
成为球上的一个斑点——
从圆周边上消失——
在钟摆倾斜之外——

狄金森在许多诗歌中不断描摹着这跌落的过程,如“在你极度兴奋边缘的/咫尺平静嬉戏——/当什么东西破灭了/你跌落,失去——/让你走出梦幻——”她到达了这一圆周边缘的外部,得到了一个机会去探查这个无人之境,可我们并不知道她是否跌落入上帝的臂弯之中。在这边缘挣扎的过程在第 889 首诗中再次出现:“危机是一根发丝/朝向它,力量悄悄逼近/经过它,力量被迫撤退……”在这里死亡并未发生,最后变为虚惊一场。“危机”是死亡即将到来的可能,这里,死亡遭遇到最微小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让瞬间的冲力推动它/或原子的挤压,或循环的踟蹰/在这圆周之中”。危机在圆周之内与之外建立了某种联系,她的任务就是在如发丝般的危机上保持细微的平衡,心灵前行一小步,就可能让永恒在生命的国度里出现”,下一节从死亡转向永恒:

It—may jolt the Hand
That adjusts the Hair—
that secures Eternity
From presenting—Here—
它——可以震颤,那调整发丝的手
保证永恒不在此处——现身——

末句将死后世界认作永恒的开始,如果死亡不到来,那么就能保证永恒不在“这里”出现,一个地点词将时间化为空间,既是“此地”,又是“此刻”,即死亡。

于是,来到存在之路那个神奇的岔道口——就是永恒,这个空间的位置使得诗人像一个游魂,游弋于宇宙的边缘,沉醉于自我的世界里。诗人怎样走向死亡那个时刻的?她“双脚——犹豫——举步——”怀着恐惧、敬畏的心情,但实际上“停止,或死亡,或前进”,并没有不同,因为“撤退——已无望——/后方——一条封闭的路径——”在时间滚滚的车轮面前,不走不动或哭着喊着都无济于事,时间还会不急不缓地向前走去,如同被判决了的死刑,前方是刑场:“像是你的审判——待宣布——/你被僵直地带领着/从对地狱奢华的怀疑/到绞刑架,和死亡的面前——”

圆周之上,至关重要的点是死亡时刻,“永恒的白旗——在前/上帝——在每一扇门”永恒在哪里?“假如我抵达终点/它在更远处终结/不确定地显现——”,在死亡这个终点的时刻上插一面“永恒的白旗子”作为地标,是永恒的起点,也是狄金森的语言显示其力量的开端。由死神带领着穿越这致命一刻,带给了诗人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她此前的生命也因此而焕发华彩。“我所做的一切,便是回顾/向着他迷人的灵魂/无论我朝哪个方向摸索突进/都知道他的眼神/正推托着我在身后合拢。”总之,圆周之上的前行与挣扎象征着濒临死亡的时刻,多次反复出现在狄氏诗歌中。

三、圆周内外的复合视域

圆周之内包含人类有限的心灵,而圆周以外是无限的崇高;圆周之内是语言和感知经验象征性的秩序,而圆周之外是无限与永恒。内与外的边界,即圆的周延诉求着人在探索未知过程中尽全力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卡梅伦对其本质的阐释是“人类有限的心灵所能触及到无限崇高的最大潜能”,^[12]圆周同时象征着“局限与延展”其内与外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领域,在可见与不可见、具体与抽象、有限与无限、传统束缚于挣脱传统等对立因素之间形成张力。第 906 首诗定义了这样的“复合视域 compound vision”:

The Finite—furnished—With the Infinite
Convex—and Concave Witness—
Back—toward Time—And forward—
And forward—Toward the God of Him—

有限——通过无限——装点——
 凸面——见证凹面——
 向后——朝着时间——而向前——
 走向他的上帝——

诗人身所处的地点发生变化,视野也随之变化,死亡为诗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立足点,视域可以同时拓展到有限生命与无限永恒,“向后——朝向时间;向前——走向上帝”;圆周的凸凹面向也赫然清晰醒目,“凸面见证凹面”;进而,以有限的具体想象无限的抽象,“有限通过无限装点”。这一系列对立元素的相对性与辩证,不仅展示了两者的张力,同时也阐明了圆周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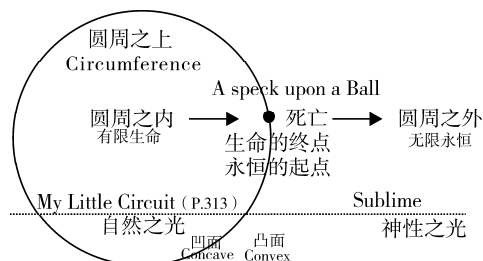


图2 圆周内外模型

复合视域是指站在圆周之上,即球体上的一点,以死亡的视角同时审视圆周之内与圆周之外,其实现的手段是“光——让光实现——(Light—enabling Light)——”,这是神性之光与自然之光的交汇与相通。站在死亡之点上,圆周内部的经验正在消失,而圆周外的特征还没有完全形成。于是,她对圆周之外“更远处 Beyond”的世界怀有既恐惧又向往的复杂心情:

My little Circuit would have shamed
 This new Circumference—have blamed
 The homelier time behind
 我对自己狭窄的小圈应该羞愧
 这新的圆周显现——责备了——
 其身后太寻常的时间

诗中 Circuit, Circumference 等关键词大写暗示“生命之贫乏的圈子”与新的圆周的对比,因为这圈子的狭小匮乏,而“羞愧”。揭示此诗的不在场是“永恒”,圆周之内所经历永恒并非真正意义的永恒,只是通过有限的小圈想象出的抽象永恒。狄金森将其语言置于圆周的外界极点,与崇高交汇。圆周之内是诗意修辞的传统,

圆周之外的语言没有约束,一种可能处于交流之前,真正说出的言辞之先的语言。狄金森梦想着这种语言的存在,紧紧扒住其边缘,而在其两边,无论是内侧还是外侧,都朦胧地出现可怖的寂静。就在这无人之处,在诗歌不可破解的边缘,诗人的语言最具力量。

狄金森绘出一个以时间为载体的圆周,这个圆周无限扩大。如爱默生所述,“人生就是一个自我进化的圆,从一个极其微小的圆向四周不断地扩张,从而成为新的更大的圆,这个过程从未终止过。这圆的成长生生不息,最终程度取决于个人灵魂追寻真理的力量。”^{[10]300} 第802首诗再次将“圆周”作为人与永恒之间一道有限的边界来展示,这里不是探究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以及它们如何在此崩溃,而是在关注圆周模糊的区域:

Time feels so vast that were it not
 For an Eternity—
 I fear me this Circumference
 Engross my Finitude—
 时间如此广大,
 假若它不是为着无限——
 我害怕我周围这圆周
 扩大了我的有限——

这里,“圆周”站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扩大了前者,排除了后者。狄金森运用圆周与直径的空间意象描述时间现象,她在首句用了一个虚拟语气,“were it not / For an Eternity”这句可以解读为:要不是为了永恒可能的存在,圆周就会扩大我的有限。这首诗中“永恒”是以虚拟语式作为底色。那么,永恒是圆周的附属,还是圆周的终极统帅呢?格雷宾对此的解读是:“从空间来阐释,永恒包围着有限的圆周,成为‘上帝直径/那无限大的幻象’的开端和序曲。从时间来阐释,永恒描述了圆周那无处可逃的权威,暗中指难以接近的上帝。”^[7]这两种相反的解读正如狄金森对宗教信仰的不确定与矛盾性,是狄氏诗歌之所以成为谜团的一环。圆周是从有限到无限之间扩大的那个圆,永恒仅仅以虚拟语气有条件地出现在这首诗中,它之前是圆周,被时间所约束。她欲想超越这层局限,去看圆周之外的景致:“他们在天堂的高度无法安慰——/他们的荣光——对我而言毫无意义——”这首诗中,她承认个

人的局限,“我是有限的——我看不见——I'm finite—I cannot see——”濒临死亡挣扎的时刻延长了我有限的时间,却增加了我的痛苦。不如省去略去这段挣扎,让平静的死亡来临,走近安宁的永恒之中。如图1所示,人类有限的生命从无限中分离出来。于是,灵魂向它自己供认,那“两极的奥秘 polar privacy”是“有限之无限 Finite Infinity”。

第802首诗第二节涉及上帝的形象,《圣经·出埃及记3:1-3:5》记载:摩西来到何烈山,看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烧毁。燃烧的灌木是上帝的力量,可通过上帝的神迹而感受到神的存在,将其想象成一个无比巨大耀眼的光环:

To His exclusion, who prepare
By Processes of Size
For the Stupendous Vision
Of His diameters—
因为上帝的排斥,于是
通过这漫长的过程准备
哦,为了上帝直径
那无限大的幻象

诗中“上帝直径,那无限大的幻象”就是上帝的形象,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感觉到那是光,是风,是烈焰,是无穷的力量,实质上又是在描述死亡过程中永恒围拢上来的感觉。“过程”一词体现了圆周是永恒的基础和开端,也可阐释为诗人内在的精神成长被社会所强加的力量所框定,她的思想将自身的智慧延展到理解的极限,经验的极限。爱默生《论圆》中的圆不断扩大直到无限,而狄氏诗歌中的圆同样可想象为无限大,且不断扩张膨大。圆周衍生出相关意象还有诸如车轮、循环、弧、新月、巡回、环等。她将这圆周以内的领域扩张到无限的圆周以外,诗人自己沿着圆周的弧度攀爬行走,外界不可触摸。

四、圆周作为融合的交点

诗歌重新建立了一个如光谱般渐变连续系统,抹去两极对立的极端。圆周的典型特点是附属与统领、时间与空间、无限与有限、不朽与凡俗肉身在此交融。它的周界就是对立项的融合之处,是空间与时间的交汇。

格雷宾说:“虽然圆周通常作为必要的边界,但在许多诗歌中它不仅仅是一个限制性的界限,

更多地被看做交点与合并。”^[7]第802首诗将圆周置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第378首诗站在圆周外边的边缘之上,努力去延伸到宇宙和语言之外。沿着那有限的边界向外行走,在边界上的崩溃或融合同时发生。可是,融合并不能肯定超越,圆周以外还是未知,融合是一个模糊、暧昧的区域,在这里狄金森的诗歌浮现出来。

扩展到更广义的范畴中,死亡成为一道门扉,意味着从生命的内端走向了生命的外端,于是,生命与死亡的框架是在弥留之际,那扇窗户的消失的意象。与其说渴望将自己与崇高相融合,不如说狄氏诗歌接受了在圆周之内独立地自主工作,绘制了谱系,找到了诗人与崇高之间稀薄如丝关联,并提供了一个幻象,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幻象的全部,而是努力地去观测它,此一幻象由圆周作为强有力的诗歌来源所塑造,也是解开狄氏诗歌之谜的关键,即“圆周”具有开始和死亡的双重含义。

五、结语

以圆周为事业的狄金森将这个边界推至极限,也昭示了它的最终权威。圆周是所有能够获知或经历的领域,她终生试图不断成长以扩大它,认识它,它由内在的感情、经历、语言和诗歌得以丰富,又被死亡、永恒、崇高等不可知所局限。自以为聪明的人类几乎永不可触及那些无限的领域,人无论有多么睿智,在充满了谜团的宇宙与自然面前,在永恒与无限面前,永远是无知、渺小、愚钝的。人需承认自己的愚钝,在无限面前永远保持谦卑的心。

An ignorance a Sunset
Confer upon the Eye—
Of Territory—Color—
Circumference—Decay—
日落给予眼睛
一种愚钝——
关于领土——色彩——
圆周的延伸——凋零——

超验主义深入狄金森骨髓,这段诗与爱默生“眼睛是第一个圆;视野所及的地平线是第二个圆”的论说相呼应,地平线是大地“球体轮廓”的一部分,当象征崇高的太阳跌落向大地时,第二个圆反射在第一个圆上的光芒,给有限的眼睛

染上愚钝的色彩,所以在无限的神与崇高面前,圆的周延只能“凋零”。正如爱默生《论圆》篇首语成为狄氏诗歌的总领“环视这球体的轮廓/知晓它的意义何在/新一轮的创世纪由此而生”^{[10][279]}这球体的轮廓就是解开狄氏诗歌谜团的一个起点,是面向无限的新生。1882年爱默生辞世,她在致友人的信中说,“爱默生……触及到了秘密之泉”。

注释:

- ① 本文所引用狄金森书信均出自 Johnson, Thomas H. And Theodora Ward. eds.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3 vol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 of Harvard UP, 1958.
- ② 本文所引用狄金森诗歌均出自 Johnson, Thomas H. ed.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3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5. 译文参考木宇翻译、汤玛斯 H. 约翰逊选编的《最后的收获——艾米莉·狄金森诗选》,花城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 蒲隆, 刘晓辉. 艾米莉·狄金森: 谜一样的诗[J]. 兰州大学学报, 2002 (1): 29-33.
- [2] 刘守兰. 狄金森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3] STOCK K.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a poet of our time[M]. British: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 [4] 史迹, 兰萍. 试论狄金森第 754 首诗的语境与哲理[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10 (3): 5-10.
- [5] BLACKMUR R P. Emily Dickinson: Notes on prejudice and fact[J]. *The Southern Review*, 1937(3): 323-347.
- [6] WAGGONER H H. American poets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esent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181-222.
- [7] GRIBBIN L. Emily Dickinson's circumference: figuring a blind spot in the romantic tradition [J].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1993, (2)1: 1-21.
- [8] 郑淑娟. 狄金森的诗歌中的圆周世界[J]. 时代文学, 2008 (8): 118-119.
- [9] 白锡汉. 狄金森诗中圆的意象[J]. 文教资料, 2010 (10): 32-33.
- [10] EMERSON R W. *Essays: first serie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79.
- [11] BLASING M K. Emily Dickinson's untitled discourse, American poetry: the rhetoric of its forms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87.
- [12] CAMERON S. *Lyric time: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limits of genre*[M]. London 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9: 34-44.

Death and Immortality within the Circumfer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Emily Dickinson's Poems

DING Yi-me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poet Emily Dickinson's poems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abstruseness and intricacy. The frequently used image "circumference" in Dickinson's poems signifies both the endpoint of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starting-point of eternity. By analyzing how "circumference" connects Finite and Infinity and discussing the dialectic relations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spaces of circumferenc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build a systematic structure with circumference as its kernel so as to elucidate Dickinson's poems and solve the puzzles behind them on the time dimension, and hence to excavate the consistent venation in Dickinson's thinking.

Keywords: Dickinson; circumference; death; immortality

(责任编辑 张文鸯)